



陈宇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鬼谷子兵法



破解

是
原
部
书
少
个
10
开
也
一
其
决
断
之
层
国
考
本
许
世
事
关
。

鬼谷子兵法

破解

陈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谷子兵法破解/陈宇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3

ISBN 7—5065—4584—5

I. 鬼... II. 陈... III. ①纵横家②鬼谷子—研究
IV. B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380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字数:394 千字 印数:3001—6000 册

定价:35.00 元



鬼谷子其人其事其书(代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历史剧变。各家学说并起,百家争鸣,万象出新。

在兵坛之上,《孙子兵法》影响深远。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使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于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把目光投向了“伐谋”、“伐交”。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大“军事外交家”的大背景下,鬼谷子和他的弟子们手握“纵横捭阖”的杀手锏,以游士、纵横家的特殊身分,从山野中杀向了时代的前台。他们胸怀兵甲,勘乱天下;气镇风云,旋转乾坤;道骨仙风,名播千秋。

一、鬼谷子其人其事

鬼谷子是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相传为楚国人,姓名有说王诩、王禅,传说不一,曾经隐居于鬼谷之地,因以自号而世人称其为鬼谷子。鬼谷子也被称为“鬼谷先生”或“鬼谷神主”。其名声至少在汉代已经广为人知。出于这个人物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更吸引了后世一些立志之人去苦心考究。但是,时至今日,鬼谷先生究竟为何人,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鬼谷子,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是毋庸置疑的。主要根据是汉代的司马迁所著《史记》。据《史记》记载: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又说张仪“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史记》是中



国第一部纪传体信史。《史记》明言鬼谷子是苏秦、张仪的老师，说明鬼谷子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引用“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此出鬼谷子，迁引之”。可见司马迁和司马贞不但知道一点鬼谷子的事迹，而且也可能见过《鬼谷子》一书的内容。

除了司马迁之外，汉代其他学者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鬼谷子，也可以作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旁证。王充《论衡·答佞篇》：“术则纵横，师者鬼谷也。《传》曰：苏秦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也。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太平御览》所记载的内容，与《论衡·答佞篇》基本相同。这些记载虽然颇具传奇色彩，但可视为真实的历史，因为要培养一位成功的纵横家，必须具有三寸不烂之舌，有把死人说活的本领，所以，鬼谷子以“说令我泣”作为测试科目是可能的。除了史书上的鬼谷子外，另外还有传说中的鬼谷子和宗教信仰上的鬼谷子。

关于鬼谷子的资料，正史、传说、推测、考辨皆有之，所有这些都为后人认识“鬼谷先生”其人其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虽然“鬼谷先生”的经历和事迹记载不明，文字语焉不详，但可见绝非是一个架空人物，他极可能是一位超然遁世的隐居高人。为了逃避乱世，他隐姓埋名于山林岩洞，在旷野天风中宁静沉思和研究学问。古文献多有记载，先秦史中自传说时代起，高士贤人为隐者不少，在战国时代这种隐士更多，鬼谷先生仅是其中的一位。

鬼谷先生是一位具有很高的智谋和学术造诣的隐居学者。但是，他又不肯留真实姓名于世，真称得上是既不争名于朝，也不争利于市的圣人。他培养出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还有资料说他又是军事家孙臆、庞涓、尉繚之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有“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虽然没有说明向谁学习兵法，但后世有关孙臆、庞涓的论著，都说他们是鬼谷子的弟子。在孙臆所处的时代，私人传授兵法的除鬼谷子之外，不见有其他记载，所以说，孙臆、庞涓师事鬼谷子是可信的。再有《尉繚子·目录》之前有一段



小记,说尉繚是“魏人鬼谷高第,因魏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说明鬼谷子也是尉繚的老师,向尉繚传授的也是兵法。由此可见,作为历史人物的鬼谷子,他除了是隐士、纵横家之祖以外,还是兵家之祖。

1973年考古发掘出了一些苏秦等纵横家的实物资料,对于认识鬼谷子的弟子及其本人事迹增添了新的佐证,说明在苏秦之前就有人学习纵横术。司马迁说张仪就学于鬼谷先生,很可能是有所依据才写出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撰书习惯,一种学说并不成书于一人,而多是由老师讲,弟子记录并整理、传播,而后形成的。因此,如果说苏秦为《鬼谷子》的成书起过作用的话,那么创立这一学说更需要有前辈人的铺垫。苏秦有不少游说辞留于后世,出土帛书中又见10余篇,史书曾提到《苏子》31篇,史料证明苏秦已是一位学问很深的纵横家。他一定投过名师,一定借鉴过别人的纵横之术,其师即应是“鬼谷先生”,所借鉴的著作应当即是《鬼谷子》。苏秦是能理解和应用鬼谷之术的高手,是鬼谷子学说的集大成者。

历史是门科学,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能轻易肯定或者否定的,也不能随便添枝加叶。依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苏秦之前一定有鬼谷子一类的隐士,一定有《鬼谷子》一类的隐士之书。鬼谷子应是确有其人,他横跨青牛论纵横,喜闻弟子相六国,坐观兵家斗七雄,笑谈山林起八风。

鬼谷子是一位很神秘、很复杂,又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其人、其事、其书在历代的学术界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千年历史中,有时鬼谷子研究处于沉寂状态,有时又活跃起来。《鬼谷子》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鬼谷子及其文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鬼谷子学术研讨会在各地已经开了多届,2001年全国鬼谷子研究会成立,台湾早就建立有专事研究的“鬼谷先师纪念堂”。事实上,不仅中国在研究鬼谷子,俄罗斯、美国、日本、德国、泰国、韩国、菲律



宾等国都在研究鬼谷子,而且对鬼谷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都在利用鬼谷子的学术思想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军事、外交等事业服务。“古为今用”是我国学术研究的既定方针,对于鬼谷子的研究我们当然不应该落后于他人。

二、《鬼谷子》一书的基本框架内容和特色

《鬼谷子》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部具有特别神秘色彩的奇书,纵横之术誉中外,兵学之道冠古今。但它又是一部争议颇多的先秦典籍,其观点奇特,立论幽玄,语句精辟,历代学者或将其神化,或将其妖化,极褒极贬,毁誉悬殊。历代百家各依自己的理解,或称之为纵横家书,或称之为兵家书,或称之为道家书,或称之为阴阳家书。

《鬼谷子》一书,分上、中、下 3 卷。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上、中两卷自成一单元,下卷由“本经”、“持枢”、“中经”3 篇组成,组成另一单元。全书共 17 篇,其中有两篇已失传。现在实存世 15 篇。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佚文。综观《鬼谷子》全书,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公关、心理、养生等方面的内容。

《鬼谷子》的第一部分原来共有 14 篇,其中“转丸”、“胠乱”两篇现已佚,仅存 12 篇。12 篇的篇名依次是:捭阖第一、反应第二、内捷第三、抵巇第四、飞箝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在这 12 篇中,除“符言篇”体例较奇特外,其余 11 篇,篇与篇之间,大抵彼此都能相互呼应。这 12 篇中,“抵巇”、“飞箝”、“内捷”篇名,在两汉典籍中曾被提及,“揣”、“摩”2 篇在《史记裴骃集解》及司马贞所引王邵语中曾谈到。这些都足以证明上述篇章早已存在。此外,《太平御览》中也引了不少《鬼谷子》之文,这亦足以说明今本《鬼谷子》很早即存在。因此可以肯定,上、中两卷应该比较接近于先秦原貌,是较



为可信的。

关于《鬼谷子》下卷,有学者多认为虽然与上、中两卷同在一书中,但是下卷应该是较上、中两卷晚出,是后人所伪作。下卷又分为“本经阴符”、“持枢”、“中经”等3部分。“本经阴符”共7篇,加上“持枢”、“中经”,实际上是9篇。这9篇不论在体制与内容上,均与上、中两卷稍有差异。虽然下卷所谈的仍以言说之术为主,但已慢慢的转向于内心的修炼与涵养。而其内在心灵的涵养方式,也已掺杂了很浓厚的道家及道教色彩,同时也有若干地方采用了佛教名词。这些都足以说明此部分不是鬼谷子的原作。

《鬼谷子》的主体是游说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游说方法的哲学总结。其中没有记述某人某事的具体谋略,基本没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说理上从个别上升到了一般。只有《忤合篇》在一处提到伊尹、吕尚、夏桀、商汤、文王,《抵巇篇》有“五帝之政”、“三王之事”的语句,但没有具体叙述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距战国已经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早有定评,《鬼谷子》书中提到他们只是借以表达作者的理论观点,并非展开研究历史。所以说,《鬼谷子》非历史著作,而是理论著作,确切地说是一本方法论著作。它虽只是纵横家游说活动的经验总结,而对于政治上的安民治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外交上的交往合作,以至商贸活动中的公关与谈判,都可提供战略层面上的思维和实用战法上的启迪。为此,自古以来多有人将该书称为“鬼谷子兵法”,道理也在于此。

鬼谷子身为隐士,可是他对世态的明察是令人吃惊的。他眼观八方风云,胸藏天下阵法,口聚五洲风雷。在乱如麻的时局中,他发现,中国将要统一,其方法不外合纵连横两法。合纵连横,即纵横捭阖,是战国时七国争雄的主要外交手段。合纵,就是六国联合拒秦;连横,就是六国分别事秦。捭阖,即开合,是战国时说客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其要旨在于寻找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兵者诡道”,纵横捭阖亦无不可。“横者秦帝,纵者楚王”,纵横家们崇尚联盟战略,重视外交斗争。可见,纵



横之说也是为政治、军事斗争服务的。鬼谷子虽然没有直接涉身于当时的征战斗争中，但是他的两个学生，张仪、苏秦却是那时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秦国用了张仪的计谋统一了中国。这可谓“鬼谷三卷隐匡天下，兵家七国才出一门”。

鬼谷子长于蓄刚柔之势，行纵横捭阖之术。《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独传之经典，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纵横家的处世哲学及智谋思想。因此，中国的史书和辞书多把《鬼谷子》作为纵横家之书，认为它主要是用于游说和外交谈判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是把《鬼谷子》一书作为外交书来读和用的，他的老师施本格勒曾说：“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与连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纵横家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有重要地位的一家，其地位与儒、墨、道、法及兵家不相上下，其思想和活动对中国历代政治、军事及外交斗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从事外交与公关工作的人士，熟读《鬼谷子》一书是会有所启发和受益的。

《鬼谷子》一书作为纵横家的经验总结，自然蕴含了一家一派的智慧。但作为先秦典籍，必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鬼谷子》中所崇尚的隐匿阴密的权谋和奇诡变诈的数术，都有当时的背景和特定的含义，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含义。当然，评价一个学说的社会价值不能只看其自我标榜，满口仁义道德的未必都行善，承认阴谋诡计的未必都作恶。《鬼谷子》一面主张“阴道”，一面主张“阳取”。在纵横家的实践中，可见其热衷权谋；在《鬼谷子》一书中，又可看到“深隐以待时”的平静。此外，《鬼谷子》一书及苏秦、张仪的作为多为“诡道”，与用兵有共同点，但却不可用“诡道”治军、治国和管理企业，因为，那样做便会失去军心、民心，会失去顾客。治军、治国和管理企业应当讲信义，靠权术只能得计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

鬼谷子的学说和智谋，为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所称道。兵学，术学，游学，处世学，学之不尽；军战，心战，谋战，外



交战,战之必胜。对于这样一部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使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弘扬祖国文化,发掘民族智慧。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外交斗争相互交织,激烈而复杂,利用纵横家的某些智谋决胜于多极世界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三、《鬼谷子》作者身分的争议

《鬼谷子》一书是现存世的惟一纵横家书。可以肯定地说,该书的基本思想应是来源于鬼谷先生对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游说政客的经验总结。但是,关于该书的直接作者却说法不一,共有三说:一是鬼谷先生原著;二是其门徒所作;三是后人伪托。

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此书,直至《隋书·经籍志》才见于记载,故有人说是伪书。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意思是说《鬼谷子》是苏秦假托的。此说一出几成定论,所以《唐书·艺文志》则直言“《鬼谷子》二卷,苏秦撰。”清代汉学家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则说:《鬼谷子》“《汉志》无,《隋志》始有,列于纵横家……是六朝所托无疑。”其实,《汉书·艺文志》中虽然没有收录《鬼谷子》,而比《汉书》成书尚早的刘向《说苑》则有“鬼谷子曰”条目,据此可以说明姚际恒定《鬼谷子》为伪书,其证据是不充分的。清代汉学大师阮元在《鬼谷子·跋》中,从音韵学的角度,对《鬼谷子》伪书之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其书“多韵语……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曾根据《竹书纪年》、《庄子》、《系(世)本》、《鬼谷子》记载,订正了司马迁对田齐世系记载的失误。

《鬼谷子》一书的撰者,显然不会是姓鬼名谷者,而是“其人姓名不可得知”。因为隐居于鬼谷教授门徒,战国末期的张仪、苏秦等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后遂以地名“鬼谷”加“子”为书名。如上



说明,鬼谷子确有其人,生于战国时期,曾在一些地方教授门徒,并且门徒人数还不少。战国中后期,各大国都在争霸,军事外交上的斗争非常激烈。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有识之士遂从外交策略考虑,产生了合纵、连横的主张,这种纵横学说应当就是鬼谷子的主要学术思想。纵横学说不是只“坐而论道”,而是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战略和策略是胜败的关键,因此兵法必然是纵横家应重视的。所以《鬼谷子》一书中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相关内容。相传孙臆、庞涓都是出自鬼谷子之门下,所讲授内容,可能就是《鬼谷子》一书中与兵法有关的语句。

《鬼谷子》一书很有可能是鬼谷子的门徒所录所撰。其成书与先秦诸子中不少的子书一样,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成书时间可能较晚。但是,不能因成书时间晚,就否定说是后人伪作,先秦时代的不少书籍的成书时间都存在早晚问题。先秦诸子中,大多是著述与作者或所代表的一家的姓是一致的,如《管子》题为管仲所撰,《庄子》题为庄周所撰,《墨子》题为墨翟所撰,《孟子》题为孟轲所撰,《荀子》题为荀况所撰,《韩非子》题为韩非所撰。其他还有一些典籍,不管是否是本人或门徒所撰,甚至后人依托之作,都是用其姓或姓名而加子为书名。有学者认为,现存的《鬼谷子》一书,是西汉以后的学者将张仪的《张子》和苏秦的《苏子》的精华加工而成,同时也吸取了先秦其他学者的部分言论。

实际上,《鬼谷子》即便是伪书,也应是汉以前人所伪托,或假定为苏秦所伪托,其书的内容也必定与鬼谷子学术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它仍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仍有不可磨灭的研究价值。《张子》10篇和《苏子》31篇,不仅起了记录与传播鬼谷先生思想的作用,而且结合各自的实践又有所发展和弘扬。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一部重要著述,是保存至今的一部很有使用价值的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经历过道路坎坷、褒贬不一的历程,主要原因



是看这种思想对当时的统治者有无裨益,有无实用价值。从整体上来讲,就连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其创始人孔子,也不例外。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称为“治国之纲”,孔子也被尊为圣人;而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朝,却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儒家思想受到冷落,所谓的“儒士”遭到坑埋。鬼谷子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及学说,也摆脱不了这一规律性。正因为如此,才说明鬼谷子的思想学说对社会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所以对鬼谷子思想学说中的精华应加以深入的研究。

总之,不管鬼谷子感贯古今,谜贯古今,其人的确是韬略高人;不管《鬼谷子》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其书的确是智谋奇书。

四、《鬼谷子》版本源流及校勘研究

《鬼谷子》自战国中期产生后,不久即在社会上流传,被《管子》、《邓析子》等书转录、摘引、化用。其后,代有传播、研读和抄录者。在《隋书》、新旧《唐书》、《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考经籍志》等历代书志中均有记载。自西晋皇甫谧起,出现了注释本;自晋至清,皆有传本;自明代起,出现了刻本。清代之前,曾有皇甫谧、陶弘景、乐壹、尹知章等四家注,但流传至清时,所见到的全本仅有陶弘景注,其余仅存只言片语。

《鬼谷子》问世后,其中的部分篇章先是被收入齐国政治、经济、军事论文总集《管子》中,所以,今传《管子·九守篇》与《鬼谷子·符言篇》字句基本一致。后来,这些学说流传到更广远的地区,因而被战国说辩者编辑、补充的《邓析子》所收录。又,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讲游说之士虞卿“不得意,乃著书”,其参考书目中就有《揣》、《摩》、《谋》3篇,与今传《鬼谷子》中3篇之篇名相同,据此推测其或师从鬼谷先生而记其学,或鬼谷先生学说传世后为其采录。

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注《周礼·春官·典同》中有“谓《鬼



谷子》有《飞箝》、《揣》、《摩》之篇，皆言纵横辩说之术”。两汉时期，《鬼谷子》在文人中间流传读习，某些大学问家对它较为熟悉，或借用其文句、思想融入自己的著述中，或用它来注说经书，引文释意。魏晋南北朝时期，《鬼谷子》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引用、研读、著录它的既有哲学家（如杨泉）、贵戚（如左思），又有达官（如沈约）、和尚（如刘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鬼谷子》流传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有了注释、研究者。西晋人皇甫谧是现知最早注释《鬼谷子》的学者，东晋陶渊明也注释过《鬼谷子》。据唐初长孙无忌《鬼谷子序》讲，被人称作“山中宰相”的南朝萧梁人陶弘景独爱《鬼谷子》，曾注释过《鬼谷子》三卷。今传清人秦恩复石研斋刊本即题曰“梁陶弘景注”。但今传注本是否为陶弘景注，当代学者对此有争论。但不管怎么样，今传注本中收有陶弘景注语，所以有人说陶弘景曾注过《鬼谷子》，是近情理的。

唐朝初期，李善注《文选》引用了《鬼谷子序》中的话。宋初大散文家欧阳修曾作《鬼谷子序》，高似孙在著述中将鬼谷子褒扬到了极高程度。宋儒们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对鬼谷子之术和苏秦、张仪纵横活动进行评说论述，使《鬼谷子》的研究逐步深入。元末宋濂作《鬼谷子辩》，对《鬼谷子》大加抨击，攻其为“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溃”。陈骙在《中兴书目》中除著录《鬼谷子》书名、卷数、两种注本及前人研究著作外，又对其书的作者进行考辨、订正，在《鬼谷子》研究史上贡献很大。其后有晁公武、郑樵、王应麟、陈振孙、马端临等或录前人评说，或据前人评论加以发挥考订，推动了《鬼谷子》研究的发展。

明清及近代，除了著录和评说外，还出现了不少注本、校本、刻本和抄本等。

明代，刊刻《鬼谷子》者有多家。无名氏辑、正德嘉靖年间刊刻的《十二子》中有《鬼谷子》一卷、《外篇》一卷；谢汝韶辑、万历六年（1578年）吉藩崇德书院刊刻的《二十家子书》中有《鬼谷子》一卷，题曰“梁陶弘景注”；周子义等辑、万历年间刊刻的《子汇》中有《鬼



谷子》一卷、《外篇》一卷；吴勉学辑、万历年间刊刻的《二十子》中有《鬼谷子》一卷；方疑辑、明代刊刻的《且且庵初笺十六子》中有《鬼谷子》一卷；冯梦楨辑、万历三十年(1602年)绵眇阁刊刻的《先秦诸子合编》中有《鬼谷子》一卷；张懋竑辑、天启五年(1625年)张氏横秋阁刊刻的《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王子全书》中有《鬼谷子》一卷，后杭州无名氏于天启年间辑刊《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时收有此本，题曰“杨慎评注、张懋竑校、横秋阁刊”；归有光辑、明天启六年(1626年)序刊的《诸子汇函》中收有《鬼谷子》；无名氏辑、崇祯年间刊刻的《诸子褒异》中有《鬼谷子》一卷；明代还有题曰“龔石斋评定、临安高衡藏板”的高金体评点本行于世；又有《正统道藏》所收《鬼谷子》三卷为道观收存；还有明代无名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蓝格传钞本等。

清代，刊本中最为称道的是秦恩复石研斋刻本。石研斋刻本出于乾隆年间孙星衍自华阴华岳《道藏》所录，江都秦恩复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刻发行。后经卢文绍校补，秦氏又以钱曾述古堂抄本(经鲍以文等校)参勘，见“钱抄本”优于“道藏本”，故又于嘉庆十年(1805年)以“钱抄本”为底本、以“道藏本”参校重新刊行，仍于板心下题“石研斋”。这后一版本，集两大系统版本之优，因此其后《湖北先正遗书》、《四部备要》皆录此本。另外，清末刊行的其他版本还有：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中有《鬼谷子》一卷(民国八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同)，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二十五子汇函》中有《鬼谷子》一卷，宣统三年(1911年)育文书局石印《子书二十八种》中有《鬼谷子》一卷，民国九年(1920年)上海五凤楼石印《子书四十八种》中有《鬼谷子》一卷，民国十六年(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中收有《鬼谷子》，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小国学丛书》中收有俞樾《鬼谷子新注》。其他还有“守山阁本”、“钞补《道藏》本”、“徐鼐手写本”等。清末俞樾著《诸子评议补录》，其中对《鬼谷子》一书从文字上详加考究，收有《鬼谷子》校语多条，勘正谬



误。是俞氏精心研究的成果，颇有参考价值。民国初俞樾又有《鬼谷子先生事略》，系统考证了各种记载的真伪，可以说是近代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

当前存世的《鬼谷子》不同版本主要有以下9种：(1)正统道藏本：有艺文印书馆所影印之正统道藏本。(2)四部丛刊本：此书为上海涵芬楼借京师白云观正统道藏本而影印。四部丛刊与正统道藏，实为同一原本。(3)蓝格传钞道藏本：此书每面十行，大抵同于正统道藏本。(4)乾隆五十四年江都秦氏刊本：此书乃孙星衍读道藏于华阴岳庙时所录之本。(5)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此书即鲍渌饮所藏述古堂本，而鲍氏所藏者乃钱遵王旧物，系据宋本传录而来。(6)明嘉靖乙巳抄本：缪荃孙云：“壬子二月，傅君沅叔以明钞蓝格本，正文顶格，注文低一格，原出道藏，末有嘉靖乙巳三月九日校毕一行，又有小字。此本原系苏州文氏所藏。”有辞书将“蓝格传钞道藏本”、“乾隆刊本”、“嘉靖乙巳抄本”、“嘉庆十年刊本”四书合印刊行，名为“鬼谷子四种”。(7)明陶宗仪说郭本：此本自“捭阖篇”起，至“权篇”止，并非全本。且除“捭阖第一”录有全文外，余篇仅录前半部分。(8)子汇本：此书系据明万历四年(1576年)周子义辑刊子汇本影印。书起“捭阖篇”，止于“符言篇”。无“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诸篇。此三部分子汇本将其另成一书，名为“鬼谷子外篇”。(9)阴符七篇一卷：有“本经阴符七术篇”而无“持枢”、“中经”。内容全同于子汇本。

目前较常见的版本，以清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及正统道藏本最为流行，而嘉庆版本比道藏本较为完备整齐，是今日研究《鬼谷子》的最佳版本。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清嘉庆十年刊本，实际上即是钱遵王版本，也即是南宋所传抄下来的版本。而宋人的版本，又是沿承六朝及隋唐而来，只是年代久远，难免在文句上有所脱漏或误衍等情形。

本书《鬼谷子兵法破解》所依据的版本，即是清嘉庆江都秦氏石研斋刊本《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2册1函)，并以上海涵



芬楼借京师白云观藏正统道藏本影印本《鬼谷子(三卷)》(1册1函)作为参校和意解的辅助。本书在写作中,曾对近年印刷流行于市面上的数种版本的《鬼谷子》原文做了对照,亦发现因各种原因,错漏不在少数,其原因盖是以讹传讹,可能是多数注释者没有条件接触《鬼谷子》善本原版所致,只有转录能索取到的现行版本的原文。又因为传世的《鬼谷子》版本不同,有的注释者揉杂没有加考订的数种版本为一“原文”中,造成了混乱不堪的场面,直接影响了对《鬼谷子》本意的理解。笔者对国家图书馆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现存的有关《鬼谷子》书籍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至今还没有见到对《鬼谷子》原文字数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字,有说原文数字的论著也仅是说一个约数,从说“六千余字”、“七千余字”、“八千余字”、“九千余字”到说“近万字”、“一万余字”的都有。本书经校勘确认,清嘉庆十年秦氏刊本现有字数共7963个,本书现另加标点符号1749个,其中逗号1005个,句号478个,分号171个,顿号59个,冒号20个,问号12个,引号4个;原文加标点符号现共有各种字符9712个。道藏本现有字数7670个,笔者在参校中为使用方便,曾另加标点符号1693个,其中逗号969个,句号450个,分号179个,顿号65个,冒号15个,问号12个,引号4个;原文加标点符号现共有各种字符9363个。道藏本原文比秦氏刊本原文少293个字。

本书现校勘《鬼谷子》原文条目共有232条,至少对《鬼谷子》原文中的260余处做了版本文字校勘,并对原文中的83个句子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又以80个专题论述了《鬼谷子》研究的诸多方面,力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前学术界对《鬼谷子》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此向为本书成稿给予重大帮助和陪同实地考察中的亲属或朋友陈建平、陈和平、习诏、牛志敏、申之珉、孙国杰、周林等,特别是本书所引用或借鉴学术成果的诸位学长及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的刘士民、龙建



等在提供善本资料方面给予了鼎力相助，陈济康、王显臣、王革勋、糜振玉、姚有志、吴如嵩、吴九龙、于汝波、徐勇、宫玉振、孙志一、孙耀君、孙秀芝、李建力等在本课题研究中给予了特别的指点，提供了资料，有些观点上的灵感即产生于与他们的交谈和商榷中，在此也一并致谢。

对古兵法做“破解”，凭我之微薄学力，实有在山岩中用手指抠石掘洞之感，块块染血，步步浸汗。字斟句酌中，缓慢推进，可谓寸步维艰，有此经历的同仁们大概都会有如此心力交瘁之感的时候。夜深人静，凭栏星空，只有坚信幸运之神定会体恤每晚几乎都是熄灭本楼内最后一盏灯的痴者。现当洞穿之时，回视身后隧道，却也看到有些地方本不应该这样挖掘的，也有些凹凸不平的遗憾。所以，本书成稿虽然历经数年，但出版之际仍有仓促之感。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谬误之处，竭诚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陈宇

2003年秋于北京三座门